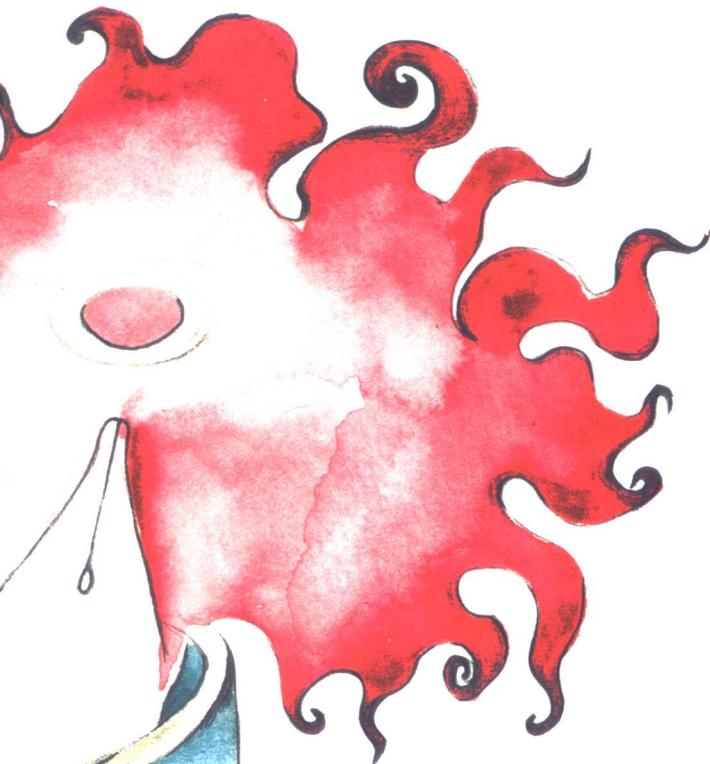


在你感到心灵干涸时 给你一滴水 在你感到精神迷茫时 指给你一条路



《中国青年》
2004 年佳作

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部 编
温渝新 主编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《中国青年》 2004年佳作

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部 编
温渝新 主编

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中国青年》2004年佳作 / 温渝新主编 ; 《中国青年》
编辑部编. —北京 :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5043-4525-3

I . 中... II . ①温... ②中... III . 新闻 - 作品集 -
中国 - 当代 IV 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9013 号

《中国青年》2004年佳作

编 者	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部
主 编	温渝新
责任编辑	樊丽萍
封面设计	赵欣月
监 印	赵 宁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林业印刷厂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80 (千) 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43-4525-3/I · 591
定 价	2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《中国青年》

2004年佳作

目
录

精彩人生



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

12

时常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个细节：1977年12月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，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，自豪地说：“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，已经能拉外国的、大的小提琴曲。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。”现在，许多人都已知道，这个当年的“8岁的娃娃”指的就是我。



善良让她如此辉煌

18

2004年3月，29岁的袁敬华站在了巍峨的人民大会堂前。她的胸前别着红艳艳的第十届人大代表证章。

从一个小村庄里的乡下姑娘到十几亿人民的代表，袁敬华所借助的只有两个字：善良。



25

和自己赛跑的蜗牛

从政工干事到编剧，再从地方台到中央台新闻频道。晚上11点半，“社会记录”准时播放芸芸众生的生活，而阿丘也在每天的那个时刻，拧亮自己的人生频道，全速前进。



32

哪扇门后藏着我的“金牌”？

王智慧曾经打过一个精妙的比方：“把人生形容成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这条走廊里有很多一模一样的门，我推开门时，看见里面的人在做他们的事情，这些事不适合我，我就不会迈步进去，我把门关上，继续往前走，寻找适合我的那扇门。”



40

“经世致用”使我慷慨激昂

我问候松容：“放弃做一个科学家，你后不后悔？”

侯松容说：“不，做原子对撞机很重要，但是，造面包也很重要。”



47

我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

刹那之间，我这个最被别人瞧不起的中专生，似乎真的成了作家了。当很多读者拿着书要我签名的时候，我真想告诉他们：其实，我只是“坐家”——一个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几乎要被社会抛弃了的人！



54

清华有个“馒头神”

今年28岁的张立勇在清华大学第15食堂卖了8年馒头，得了个外号“馒头神”。



60

我的梦想是开100家图书馆

从下岗青年到中国第一个民营连锁图书馆董事长，潘跃勇只用了6年。是梦想，让曾经的地狱变成天堂，而桀骜的命运，也终于向潘跃勇俯首称臣。



67

身价300万的大四生

一个似乎并没有什么一波三折的创业传奇，带着“大四生开两家公司身价300万”这样的标识，吴立杰的名字悄然占据了杭州报纸的头条，而他的“豪雯服饰”也在不知不觉间挤进了“杭派女装”的展台，同时出现在兰州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哈尔滨、郑州、南京等城市的街头。



74

总理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说

2004年2月9日，中南大学商学院国贸0203班的曹裕成为新闻人物。那天，她收到了一封中南海的来信，消息不胫而走，在省内引起轰动。



你是你自己人生的调色板

80

夏华以颜色丰富了男装，又以男装丰富了人生。红色诺丁山之后，或者还有蓝色多瑙河或者绿色爱国者，谁知道呢。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多高远，调色板就有多别致，就像夏华的履历一样，浓墨重彩之后尽是风光无限。



87

他代表动物面对人类

从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到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，郭耕渴望实现一种节制的生活，自2002年以来，他开始食素。对于常人眼中这种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，郭耕引用了他所崇拜的圣雄甘地的一句话：“作为人类，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能够改造世界，还不如说是能够改造自我。”

生存状态



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

如今的我在上海读完了硕士，现在有一份年薪七八万的工作。我奋斗了18年，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。

96



100

不需要自行车的鱼

漂泊者似乎永远是大地上的异乡人：家乡已经远去，而新的故乡在每一次出发和停留之间变换着。不变的是青涩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渴望。



104

傻子才悲伤

倘若你无精打采地烤着面包，那么面包就是苦的；倘若你心怀怨恨地酿着葡萄酒，那么怨恨的毒液就会滴进酒里。



一个优等生的迷惑

我在上上下下的人群中，就像哈姆雷特问“是生还是死”一样悄然问自己“是上还是下”。最终，我不知所措。

108



寻找地下鼹鼠

111

睡着吧，在异乡的城市，我们要把小小的鼹鼠放在心里，连同那宁静温暖的黝黑，积攒力气，慢慢成长……



再见，失恋的人



我现在才觉得，交朋友有多么重要，你的朋友身上，其实有你的影子。恋人也是这样，恋爱就是两个人一起成长，而不只是虚无的快乐。



毕业了，我们开始忏悔



越临近毕业，我们忏悔越深，但愿这些忏悔能真正地改变我们，能真正地扭转这种局面。阻止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再往下堕，阻止我们去适应更堕落的生活，阻止我们在堕落中堕落。



一只翅膀的飞翔

就在那些徘徊的夜晚，我对自己说，既然梦想的那只翅膀已经暂时收拢，就擎着现实的翅膀，在小镇低低地飞翔。



120



我们都曾寂寞地成长

年少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信心和勇气可以战胜一切，当我们长大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是，勇敢地去和一切残酷现实与困难面对面！



123



我们是老家在乡下的城里人

我们大部分人过得很辛苦，而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叫作老家的洞张着嘴期待着我们的接济和付出。

127



女工宿舍的爱情旗语

跟彩旗相伴的日子，我的生活在期待与容忍中慢慢地变得明朗起来。

130



我为什么不“雅皮”

看，不做“雅皮”不做这个族那个族也能活，而且活得更自在、更朴素、更接近本心。

134



“80后”写手，过早闪光的希望

文学出现“80后”和将来肯定冒出来的“90后”就有些荒谬，我们太早戴上了光环。

137



负债50万的情趣生活

往上攀登总是累的，而平凡人的起点又总是那么低。但是只要不放弃，总能看到更多的风景。

141



我那短命的北京生存

这难忘的一年“北京生存”，更让我明白了，有时候，坚持是一种多么危险而且阴暗的力量！

144

与名人面对面



几米：不确定的人生更美好

150

一个自称为鸵鸟的幽默男人，一个从不掩饰自己软弱的男人，一个始终充满着爱和童心的男人，一个将活下去作为愿望的男人……



周国平：生活本身比学问更重要

158

我自己的经历、我自己的体验，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我一定要把它形成一种精神的产品。如果为了当学者而必须避嫌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做的话，那我就不当学者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生活本身。



李开复：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

166

人生只有一次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最大的影响力(impact)，能够帮助自己、帮助家庭、帮助国家、帮助世界、帮助后人，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有效率，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。对我来说，人生目标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我最好的智囊。



叶锦添：“容俗”使我可以任意穿梭

174

我有意避开某些规律对我的影响。我现在同时在写40本书，一般人听起来很奇怪，因为他用自己的经验在衡量，觉得我狂妄，他用自己的经验一年写一本已经很不得了了。



刘国梁：压力大的时候我最有激情

183

我做教练以来所承受的压力，如果搁普通人身上去早就被压垮了，但我毕竟曾经承受过很多。虽然我看上去年轻，但我所经历的，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经历不了的。



卢柯：荣誉是路上偶尔拾起的贝壳

192

当选院士，别人又是恭喜又是祝贺，可我觉得真是没什么特别的，而且这也不是我追求的东西，我应该做的就是往前走。路上也许会偶尔发现一只贝壳，贝壳的形状和花纹都挺好看的，于是我弯下腰，将贝壳捡起来，放进兜里。接下来呢，我还是得不停地继续往前走。



赵宝刚：我跟爱情谈恋爱

198

一个在钢厂做了12年的翻砂工，凭借什么成为中国著名导演？一个49岁属于父辈的人，曾经面临下课，何以能够导出一系列引领爱情时尚的言情剧，被称为中国“第一言情大师”？他捧红了葛优、王志文、江珊、徐静蕾、陆毅、苏瑾、陈坤、印小天、于娜、孙红雷、李小冉、赵琳，成为中国“造星第一人”，他有什么诀窍？



毕飞宇：有理想就会有疼痛

206

我写农民，写工人，写知识分子，写航天员，故事不一样，人物不一样，但最终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于是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只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关于“疼痛”的故事，只不过这些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罢了。



桂希恩：生命是最令人敬畏的神

214

现在的青年面临着许多的诱惑，其中包括会让你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的某些诱惑，惟有战胜自己，拒绝诱惑，才能让生命活出质量，活出精彩。生命是最令人敬畏的神，我们不能本末倒置。



吴敬琏：我的学术生涯从50岁开始

221

不止一个人问我：你为什么要当政府经济学家？我说，难道当了政府经济学家就道德低下了？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？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？你在政府机构里面，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啊。

封面故事



挑战大学潜规则

我们探讨的所谓大学里的潜规则，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，它只是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客观存在，当它代表的内容是行贿、拉关系的时候，它可能是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规则。但当它代表的是考证、打工等内容的时候，又反映了大学生活里积极的一面。更多的时候，潜规则代表的却是一种无奈。



徐本禹：从心制造感动

“有的人一辈子收获不了一滴眼泪，可这一个暑假，我几乎每天都被感动包围，收获着泪水。”2004年夏天，无数的人因为徐本禹而感动，因为感动而行动。徐本禹的精神，是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；徐本禹的道路，是一条愚公移山的道路。



PURE LOVE——爱个干干净净

两个人相爱就构成了一种格式，一种结构，就好像日本俳句一样。俳句的作者必须遵守严格的结构限制，俳句的艺术美才能表达出来；纯洁使爱之格式更为完美。



青年与诗歌，谁在告别谁？

在物质的天空下，现实性是人间的新神吗？我们常识所抵达的一切就足够了吗？没有诗意栖居的人生值得一过吗？



秦山故事

国人知道“核电”始于“秦山”，核电是一种崭新的能源，但是不是一种危险的能源？在“危险边缘”行走的年轻人，又置身于怎样一种状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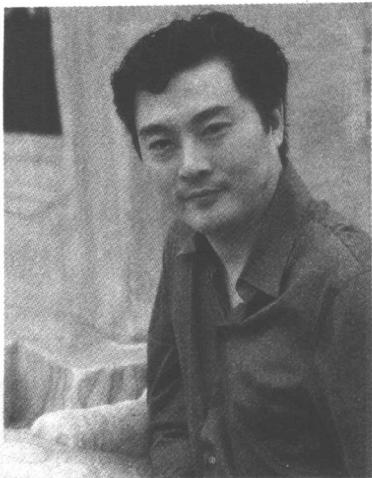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中国青年》

2004年佳作

精 彩 人 生

page 010~ 093



我的故事里 有邓小平的名字

□ 口述 / 吕思清 采访 / 韩春丽

时常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个细节：1977年12月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，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，自豪地说：“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，已经能拉外国的、大的小提琴曲。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。”

现在，许多人都已知道，这个当年的“8岁的娃

娃”指的就是我。

父亲第一次提到邓小平

实际上，作为当事人，我到1996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。那时，我已经到美国七年，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“音乐周”。因为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，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，他们请我的父亲谈谈我的音乐经历，我小时候的故事。于是，父亲打开话匣子，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。

我的父亲吕超青（2000年去世）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文体系，曾弹过钢琴，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。因为家境贫寒，而买小提琴比买钢琴价格要便宜得多，所以，我们弟兄三个，从小就都被父亲带上了小提琴之路。在我4岁半的时候，父亲就郑重地将一把小提琴交到我手上，父亲与叔父（一位资深级小提琴迷）开始正式教我拉琴。

从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，我父亲一直都醉心于用钢板刻制乐谱。在那个非常年代里，许多正常的书籍都不能正常发行，当时全国各地一些作曲家没有办法印刷作品，他们就都寄给父亲，由父亲把它们刻成蜡板，印刷出来，然后再寄给全国各地的小提琴老师。当时陈钢（《梁祝》的作者之一）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印制出来的。随着刻制蜡板数量的增加，父亲“蜡板友”的数量也在增加，也就是说，父亲由此结识了许多音乐家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学小提琴之后不久，父亲便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，带我到上海、北京去拜访一些小提琴界的前辈老师，老师们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父子俩，并给予了无私指导。

在父亲努力创造的环境里，我的音乐天赋得以很好展现，7岁的时候，我已经能够完整地拉一些“大部头”的高难曲目。这是其他同龄孩子所难以企及的。我的突出表现，令许多前辈激动。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完我的演奏，感慨万千，但是他们无法录取我，因为历史上还没录取过这么小的学生。他们建议我到北京，看看中央音乐学院会不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。

这样，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腿上，又来到了北京。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听过我的演奏，也是满座皆惊，纷纷赞誉我为“天才琴童”。但北京也面临着与上海同样的问题：历史上从没有录取过年龄这么小的学生。

可是，不久，就出现了邓小平接见外宾的那一幕。这样，我在8岁的时候，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，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。至今仍无人打破这个纪录。

我父亲只知道这个结果，但并不十分了解其间的过程。

结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

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，我觉出了自己的特别，因为我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。以往中央音乐学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，而我才是一年级学生，我被安排在北京实验二小学文化课。这样，我每天早上和中午，15分钟来，15分钟去，都是一个人步行上下学。有时候碰上一大早骑车去买菜的食堂师傅，看我一个小人儿，就会捎上我。

比起同龄孩子，显然我感到了特殊，感到了孤独。但我不知就里。

我的小提琴老师王振山，曾经是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他对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。有意思的是，好像王老师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，从1978年到1989年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

